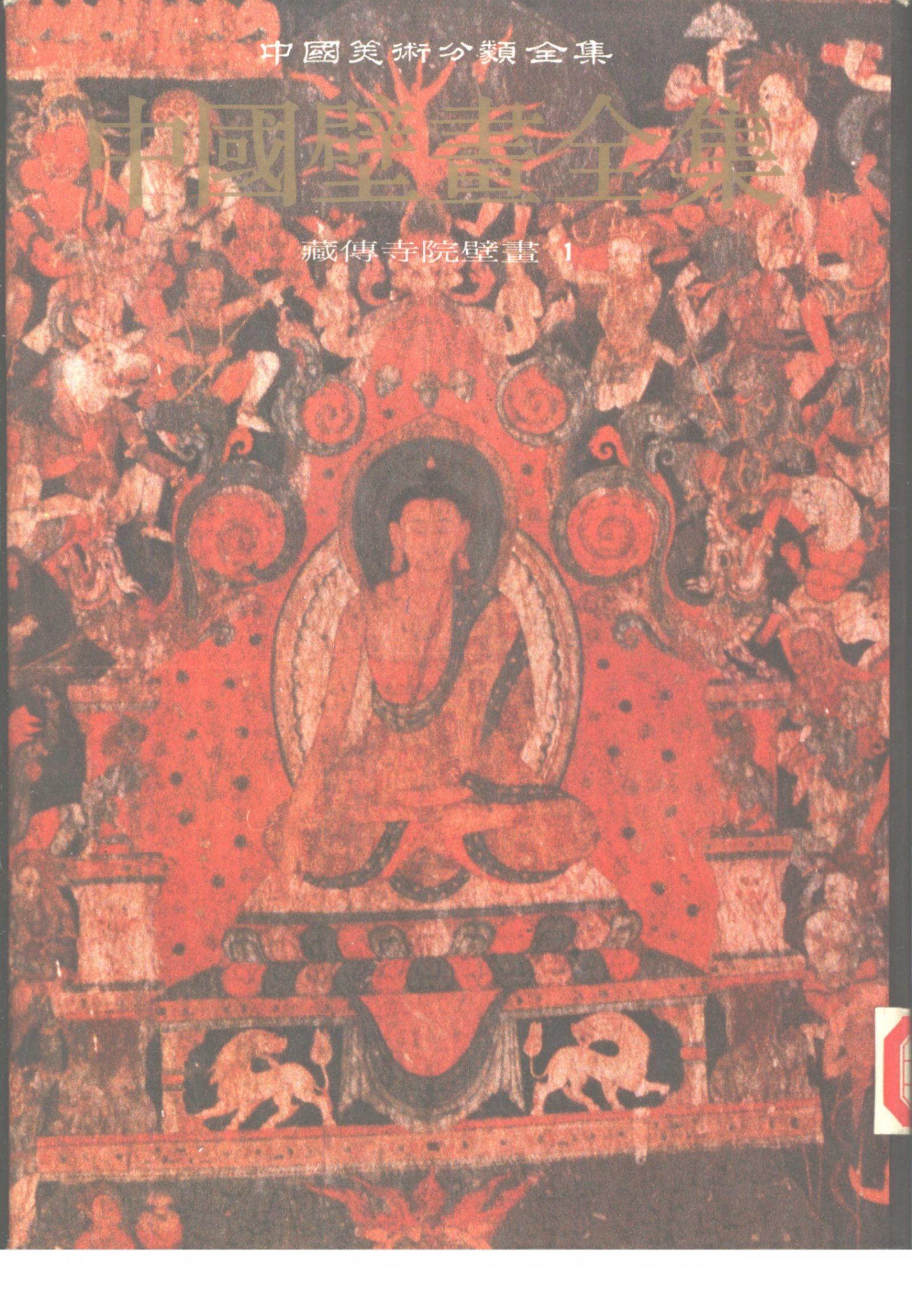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壁畫全集

藏傳寺院壁畫 1



中國壁畫全集編輯委員會編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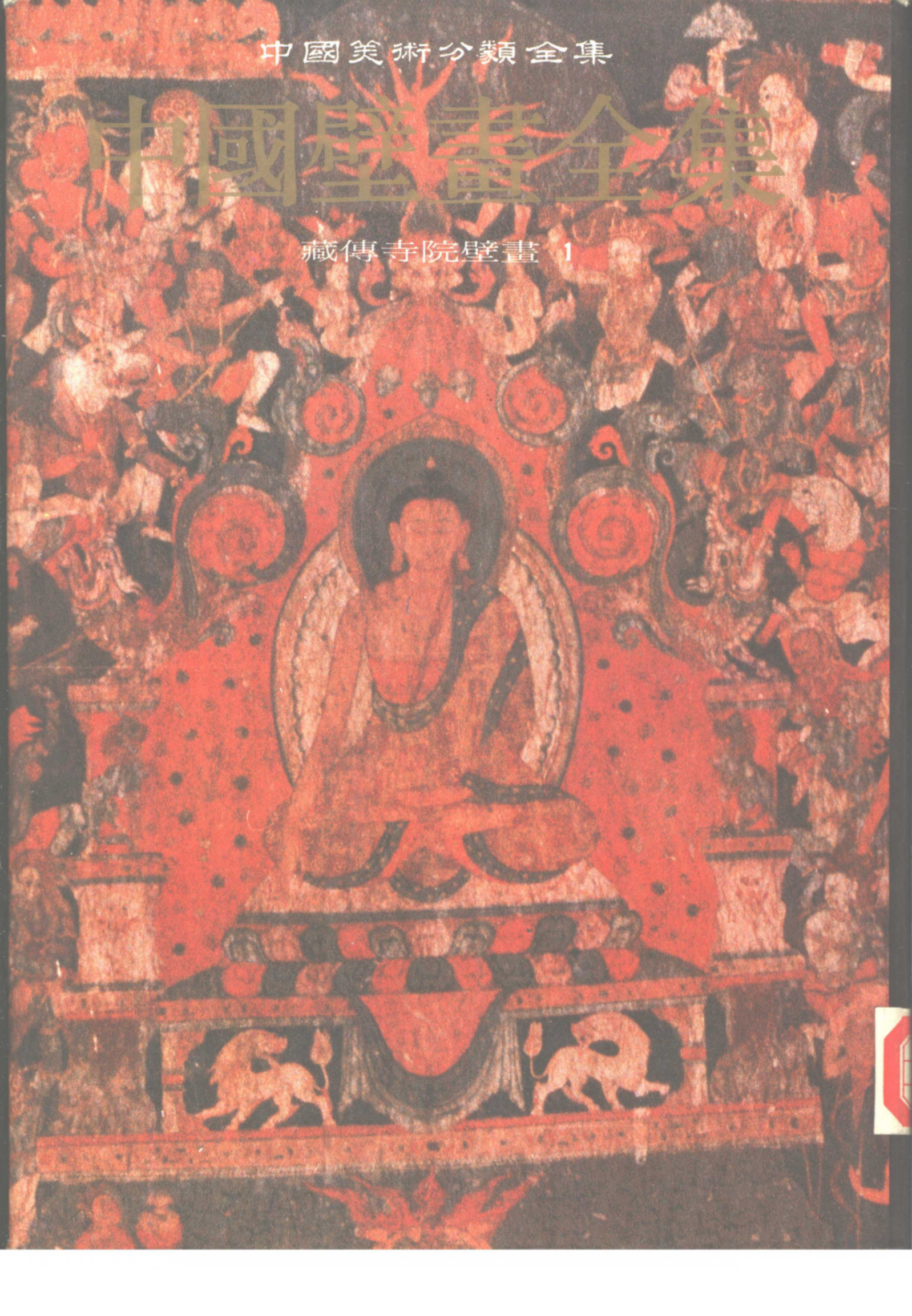
中國壁畫全集

藏傳寺院壁畫 1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壁畫全集

藏傳寺院壁畫 1



本卷主 編

金維諾

中央美術學院

教授

副主編

清白音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編審

總編

凡例

一 《中國壁畫全集》係《中國美術分類全集》中組成部份，該全集分巖畫、墓室壁畫、石窟壁畫、寺觀壁畫四部份，古代部份計三十八冊。

二 《中國壁畫全集》寺觀壁畫編《藏傳寺院壁畫》分四卷。第一卷系統介紹藏傳寺院壁畫的發展概況；第二卷全面介紹古格王國壁畫；第三卷介紹西藏黃教寺院壁畫；第四卷介紹其他各地藏傳寺院壁畫。

三 《藏傳寺院壁畫》第一卷，內容分三部份：一、專論《古代藏區寺院壁畫》，二、彩色圖版；三、圖版說明。

四 爲方便國內外學術界讀者，中文版全部用繁體字排印。

目錄

古代藏區寺院壁畫……………金維諾 1
圖 版

一	吐蕃贊普像	敦煌第一五九窟……………	1
二	吐蕃贊普及侍從	敦煌第一五九窟……………	2
三	東方佛(四方佛之一)	敦煌第四六五窟……………	2
四	供養菩薩	敦煌第四六五窟……………	3
五	供養菩薩	敦煌第四六五窟……………	4
六	觀音曼荼羅	敦煌出土布畫……………	5
七	如意輪觀音	敦煌出土絹畫……………	6
八	如意輪觀音	敦煌第一四窟……………	7
九	虛空藏菩薩	敦煌出土紙畫……………	8
一〇	觀世音菩薩	敦煌出土紙畫……………	9
一一	喜龍王	敦煌第四六五窟……………	10
一二	大昭寺殿堂內景	西藏拉薩……………	11
一三	門楣浮雕	西藏拉薩大昭寺……………	12
一四	佛與菩薩	拉薩大昭寺……………	12
一五	菩薩	拉薩大昭寺……………	13
一六	菩薩	拉薩大昭寺……………	14
一七	菩薩	拉薩大昭寺……………	15
一八	三十五佛	拉薩大昭寺……………	16
一九	古格王國城堡遺址	西藏札達……………	17
二〇	伎樂天	古格王國貢康洞……………	18
二一	伎樂天	古格王國貢康洞……………	18
二二	伎樂天	古格王國貢康洞……………	19
二三	伎樂天	古格王國貢康洞……………	19
二四	供養天人	古格王國貢康洞……………	20
二五	牛·馬·驢·羊	古格王國貢康洞……………	20
二六	武士	古格王國輪回廟……………	21
二七	供養人行列	古格王國輪回廟……………	22
二八	天女	古格王國輪回廟……………	23
二九	陀林寺遺址	西藏札達……………	24
三〇	古格王會見阿底峽	古格王國陀林寺……………	25
三一	侍從	古格王國陀林寺……………	26
三二	侍從	古格王國陀林寺……………	26
三三	婦女	古格王國陀林寺……………	27
三四	騎士	古格王國陀林寺……………	28
三五	金剛	古格王國曼陀羅殿……………	29
三六	金剛	古格王國曼陀羅殿……………	30
三七	金剛	古格王國曼陀羅殿……………	31
三八	金剛	古格王國曼陀羅殿……………	32
三九	地獄變	古格王國曼陀羅殿……………	33

四〇	地獄變	古格王國曼陀羅殿	33	六七	供養天人	古格王國紅廟	56
四一	供養天人	古格王國曼陀羅殿	34	六八	修行菩薩	古格王國紅廟	57
四二	供養天人	古格王國曼陀羅殿	35	六九	降魔(佛傳圖部份)	古格王國紅廟	58
四三	供養天人	古格王國曼陀羅殿	36	七〇	牧女奉乳糜	古格王國紅廟	58
四四	供養天人	古格王國曼陀羅殿	37	七一	觀音菩薩	古格王國紅廟	59
四五	羅漢	古格王國曼陀羅殿	38	七二	八臂觀音	古格王國紅廟	60
四六	羅漢	古格王國曼陀羅殿	38	七三	菩薩	古格王國紅廟	61
四七	羅漢	古格王國曼陀羅殿	39	七四	菩薩	古格王國紅廟	62
四八	羅漢	古格王國曼陀羅殿	39	七五	菩薩	古格王國紅廟	64
四九	出遊四門(佛傳圖部份)	古格王國白廟	40	七六	菩薩	古格王國紅廟	65
五〇	侍者皈依(佛傳圖部份)	古格王國白廟	41	七七	菩薩	古格王國紅廟	66
五一	降魔(佛傳圖部份)	古格王國白廟	42	七八	菩薩	古格王國紅廟	67
五二	弟子(佛傳圖部份)	古格王國白廟	44	七九	金剛	古格王國紅廟	68
五三	龍女	古格王國白廟	45	八〇	金剛	古格王國紅廟	69
五四	天女	古格王國白廟	46	八一	供養像	古格王國紅廟	70
五五	菩薩	古格王國白廟	47	八二	菩薩	古格王國紅廟	71
五六	空行母	古格王國白廟	48	八三	古格王和王妃(慶典圖部份)	古格王國紅廟	72
五七	金剛足下裸女	古格王國白廟	48	八四	熏香女侍	古格王國紅廟	72
五八	建寺圖	古格王國白廟	49	八五	王室眷屬	古格王國紅廟	73
五九	婦女行列	古格王國白廟	49	八六	禮佛行列	古格王國紅廟	73
六〇	十方天	羅刹天 古格王國白廟	50	八七	禮佛行列	古格王國紅廟	74
六一	飛天藻井	古格王國紅廟	51	八八	禮佛行列	古格王國紅廟	75
六二	裝飾圖案	古格王國紅廟	52	八九	禮佛行列	古格王國紅廟	76
六三	裝飾圖案	古格王國紅廟	53	九〇	禮佛行列	古格王國紅廟	76
六四	裝飾圖案	古格王國紅廟	54	九一	禮佛行列	古格王國紅廟	77
六五	裝飾圖案	古格王國紅廟	55	九二	慶典圖	古格王國紅廟	78
六六	裝飾圖案	古格王國紅廟	56	九三	慶典圖	古格王國紅廟	78

九四	慶典圖	古格王國紅廟	79
九五	慶典圖	古格王國紅廟	80
九六	桑蔦寺康松上干棧殿	西藏札囊	81
九七	桑蔦寺建寺圖	西藏桑蔦寺	81
九八	桑蔦寺開光典禮	西藏桑蔦寺	82
九九	桑蔦寺開光典禮(局部)	西藏桑蔦寺	84
一〇〇	桑蔦寺開光典禮(局部)	西藏桑蔦寺	86
一〇一	蓮花生像	西藏桑蔦寺	87
一〇二	泛海圖	西藏桑蔦寺	88
一〇三	樂舞	西藏桑蔦寺	89
一〇四	比武	西藏桑蔦寺	90
一〇五	比武	西藏桑蔦寺	91
一〇六	雜伎	西藏桑蔦寺	92
一〇七	虎豹	西藏桑蔦寺	93
一〇八	公雞	西藏桑蔦寺	94
一〇九	夏魯寺拉康大殿	西藏日喀則	95
一一〇	佛	西藏夏魯寺	96
一一一	宗喀巴像	西藏夏魯寺	97
一一二	瞿曇寺隆國殿內景	青海樂都	98
一一三	裝飾圖案	青海瞿曇寺	98
一一四	佛傳圖	青海瞿曇寺	99
一一五	佛傳圖	青海瞿曇寺	100
一一六	佛傳圖	青海瞿曇寺	101
一一七	佛傳圖	青海瞿曇寺	102
一一八	佛傳圖	青海瞿曇寺	103
一一九	佛傳圖	青海瞿曇寺	104
一二〇	佛傳圖	青海瞿曇寺	105

一一一	佛傳圖	青海瞿曇寺	106
一一二	佛傳圖	青海瞿曇寺	107
一一三	佛傳圖	青海瞿曇寺	108
一一四	甘丹寺全景	西藏達孜	109
一一五	三十五佛	西藏甘丹寺	109
一二六	三十五佛	西藏甘丹寺	110
一二七	白居寺菩提塔	西藏江孜	110
一二八	藥師佛	西藏白居寺	111
一二九	藥師佛	西藏白居寺	112
一三〇	古札達	西藏白居寺	113
一三一	嘎那熱	西藏白居寺	114
一三二	化生(淨土變部份)	西藏白居寺	115
一三三	化生(淨土變部份)	西藏白居寺	116
一三四	化生(淨土變部份)	西藏白居寺	117
一三五	哲蚌寺措欽大殿	西藏拉薩	118
一三六	增長天	西藏哲蚌寺	119
一三七	天王侍從	西藏哲蚌寺	119
一三八	持國天	西藏哲蚌寺	120
一三九	天王侍從	西藏哲蚌寺	121
一四〇	天三侍從	西藏哲蚌寺	122
一四一	天王侍從	西藏哲蚌寺	123
一四二	天王侍從	西藏哲蚌寺	124
一四三	天王侍從	西藏哲蚌寺	125
一四四	天王侍從	西藏哲蚌寺	126
一四五	天王侍從	西藏哲蚌寺	127
一四六	色拉寺建築羣	西藏拉薩	128
一四七	藥師佛	西藏色拉寺	129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壁畫全集

藏傳寺院壁畫 I

中國壁畫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

本卷主編 金維諾

副主編 清白音

出版者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區馬場道一五〇號

責任編輯 陳正明

印刷者 文物出版社印刷廠

發行者 新華書店天津發行所

一九八九年七月 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國內版定價 一九八元

版權所有

古代藏區寺院壁畫

金維諾

藝術是社會在一定條件下的產物，各個時代的藝術，都是和當時的社會、思想及其他意識形態密切相關，而又互相影響的，並且它在發展中會隨着社會歷史進程不斷地有所變革。佛教在我國漫長的封建社會裏曾是佔統治地位的宗教，佛教藝術在當時也是文化領域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我國古代藝術遺產中的重要組成部份，它的發展變化具有極其豐富的內容。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有着遼闊的廣大地區，由於自然環境和社會等方面原因，宗教藝術在各地的發展，有其各自不同途徑。藏族偏處西南，鄰近尼泊爾，佛教傳入晚於西北及中原地區，因此，初期的佛教藝術既有來自內地因素，也有尼泊爾的影響，佛教在當地與本教接觸過程中，又逐漸形成具有本地特色的藏區佛教藝術傳統。在以往由於寺院是藏區掌握文化的唯一領域，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藏區佛教藝術與經典幾乎凝聚着當地人民智慧與文化的全部結晶，因此，寺院壁畫在體現藏族文化藝術成就上，具有突出價值，成爲展示藏區文明的一部形象的歷史。



松贊干布像



文成公主像

吐蕃時期的寺院壁畫

佛教傳入西藏，約在五世紀，松贊干布以前五世拉托多聶贊時期，當時吐蕃四周都是信奉佛教的國家和地區，佛教通過人民間的交往開始滲透進來。據「青史」記載：那時由印度



遲尊公主像



大昭寺壁畫度母

人帶來了「百拜懺悔經」、舍利寶塔、「六字真言」、「法教軌則」，所傳「四寶」都與密教有關，這一傳說透露了佛教早期傳入西藏的某些影響。

佛教正式傳入，並且在當時就有明確記載的，是在松贊干布時期，這時西藏建立了奴隸制吐蕃王朝，經濟有了較大發展，並且創製了文字，藏族進入了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時期。吐蕃王朝與唐朝及其周圍地區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聯繫迅速發展，為佛教的傳播提供了條件。當時佛教是同時由尼泊爾和漢地向西藏傳來，標誌這一事實的是松贊干布與尼泊爾遲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聯姻。遲尊公主帶來了不動佛像（釋迦八歲等身像），文成公主帶來了覺臥佛像（釋迦十二歲等身像）和三百六十卷經典、營造工巧著作六十種。五世達賴記述（註一）：「文成公主來藏途中，跋山涉水，歷盡千辛萬苦，立佛像、修寺廟、建水磨等，並且親自織繡了佛像。」在兩位公主入藏前後，吐蕃開始興建寺院，據佛教史籍記載，松贊干布繼位後請來尼泊爾的一些有精巧技藝的造像工人，精細地雕出了具有莊嚴神彩的佛、菩薩像，並逐步在布達拉山建造了像帝釋天宮一樣壯麗悅目的宮殿。松贊干布和兩位公主為了制服藏地鬼怪，鎮伏四方，建立了一些供奉一尊佛像的小廟宇，在中部建立了康隆墻度母寺、壩卓傑曲寺、智慧度母寺、鎮風寺等四座廟；在其外建立了察珠寺、章丈寺、噶際寺、仲巴江寺等四厭勝寺；並在其外建立了貢波布曲寺、脫札空廳寺、絳真格傑寺、江札冬哲寺等四再厭勝寺等十二寺，同時還在一些地方分別建造了佛塔、石獅、大自在天、大鵬、白螺等改變風水，並且填平大湖建造了大昭寺（神變寺）。在建寺過程中，遲尊公主又從尼泊爾招來很多手藝精巧的工匠，與此同時文成公主也從中原招來很多良工巧匠修建小昭寺（惹謨伽神變寺）。據「西藏土臣記」記載：「計在拉薩的神變寺的中間佛殿內，供奉的是不動佛為主的九尊佛像；右邊佛殿中，供奉的是阿彌陀佛為主的九尊佛像；左邊佛殿中，迎請來彌勒轉法輪像，供作主尊，以八尊度母像作為侍尊；南邊佛殿中，迎請來不動金剛像供作主尊，而以憤怒明王及具力藥叉等像在周圍圍繞供作侍尊；在北殿中，供奉的是自然現出的大悲觀音像主侍三尊；在這三尊像的上方，雕塑有六字真言、不空羅索佛、觀自在菩薩、世間自在、馬頭金剛、甘露漩明王等像；復雕塑有廿首龍王、喜龍王、安止龍王、夜叉羅迦姑毗羅、五髻千闍婆、吉祥天女等像，這些像都表現出各自有所策動的神態。此外，寺壁上復繪有難以數計的本教

蓮花生像



桑高寺吐蕃時期石獅



和傳奇中所現出的各種事蹟以示莊嚴，至於惹謨伽神變寺中，則以中原迎來的釋迦牟尼佛像為主的各尊佛像奉安在這裏。「〔西藏王統記〕也說兩寺」所有一切建成繪畫，歷時十二月，同時告成。」記明當時造像已頗具規模，並有壁畫的繪製。但是，以後一再遭受禁佛，壁畫幾乎全部被破壞，我們祇能從殘存的某些遺蹟中，瞭解早期壁畫的線索了，在大昭寺木構上的紋飾與圖像，以及二樓殘存的壁畫是極為珍貴的遺物。

這時也開始翻譯佛經。但是，此後兩代贊普——芒松芒贊（公元六五〇年——六七六年在位）和都松波結（公元六七六年——七〇四年在位）時，王朝實權把持在信奉本教的貴族大臣手中，佛教未能發展，佛教徒為了保護佛像，還曾把文成公主帶來的佛像埋在地下達兩代之久。

赤德祖贊（公元七〇四年——七五五年在位）即贊普位，大力發展佛教，修建佛寺，翻譯經典。公元七一〇年迎娶金城公主後，佛事有進一步開展，公主將小昭寺封存的佛像遷到大昭寺供奉，並使漢僧管理宗教儀式。在龍朔二年（公元六六二年）前後（註二），吐蕃已開始在西域一帶有軍事活動，並逐步佔有安西四鎮。長壽元年（公元六九二年），王孝傑雖然曾一度從吐蕃手中奪回四鎮，但吐蕃實際一直在西域派有駐軍，直到咸通七年（公元八六六年）與回鶻交戰失敗，纔最後撤出西域。從公元六九三年到八六六年一百七十多年間，整個西域都在吐蕃佔領下，流行在西域的佛教當然也會影響到西藏本土，從藏文文書中有關於于闐佛教史等的記載，可以證實這一點。在金城公主時，就有來自于闐和中亞地區的一些僧徒，並為他們建立了七座佛寺。公主晚年派人到內地取經，帶來金剛經、小乘戒律和一些醫學著作。赤德祖贊死後，新贊普赤松德贊（公元七五五年——七九七年在位）年幼，貴族大臣曾發動禁佛活動，禁止信奉佛教，驅逐漢僧及尼泊爾僧人，並改大昭寺為屠宰場，佛像被埋，赤德祖贊時建的兩座佛寺也被拆毀。直到赤松德贊成年後，纔又力圖發展佛教，派人去印度和漢地邀請僧侶弘法。「冊府元龜」卷九八〇外臣部通好，建中二年（公元七八一年）條下記載：「……初，吐蕃遣使求沙門之善講者，至是遣僧良琇、文素一人行，二歲一更之，可知這時有一部份僧人輪流進入吐蕃傳法。吐蕃也在戰爭中俘虜漢僧，「太平寰宇記」卷一八五記：建中四年（公元七八三年）「夏四月，沒蕃將士僧尼等至自沙州，凡八百人。」「新



桑高寺吐蕃時期銅鐘



大昭寺前的「唐蕃會盟碑」

唐書·吐蕃傳」也曾談到僧懷素被俘遇救的事情，敦煌漢文卷中，也有多處記吐蕃贊普召請敦煌地區僧人去傳布佛法。漢僧去吐蕃講經，一面與藏僧將漢文佛典譯成藏文，促進了藏漢文化的交流。漢僧摩訶衍那（大乘和尚）在吐蕃佔領河西後應召去拉薩講經，他使禪宗開始在藏區流傳，曾一時在拉薩具有很大影響；印度名僧寂護、蓮花生也先後入藏。

寂護主持設計了第一個剃度僧人的寺院——桑高寺，仿照印歐丹達菩黎寺（Otantapuri）按佛教對世界的設想布局：主殿三層，代表須彌山；四方四殿代表四大洲（南瞻部洲、北俱盧洲、西牛賀洲和東勝洲）；還有小殿代表日月和八小洲。關於主殿當時布置的雕塑和壁畫情況，據稱：中央效須彌山山王形，僅奠定大首頂地基置之。先建一阿利耶巴洛洲，其中主尊為聖觀世音，右為救度母，左為具光母。再右為六字大明，左為馬頭金剛，主眷共五尊。大首頂下殿，其中主尊為自黑寶山迎來之石像。右為慈氏、觀世音、地藏、喜吉祥、三界尊勝忿怒明王；左為普賢、金剛手、文殊、除障、無垢居士、不動忿怒明王，主眷共十三尊，依西藏法造之。又建中殿，其中主尊為大日如來，右為燃燈，左為慈氏，前為釋迦牟尼、藥王、無量光。其左右為八大菩薩近子、無垢居士、喜吉祥菩薩、忿怒尊剛與根，依支那法建造之。在秘密殿中畫十方如來等像。上殿，其中主尊為大日如來，於每一面，有二眷屬八菩薩近子，內中佛像，有菩提薩埵、金剛幢等十方佛菩薩、不動明王、金剛手，依印度法建造之。上面頂蓋，以錦緞繡花紋，四角喜吉祥佛，有菩薩眷屬圍繞。

桑高寺公元七六二年始建，七六六年建成，因主殿上、中、下三層分別依印式、漢式、藏式建成，亦稱為三樣寺。赤松德贊親自主持了破土奠基、開光典禮；蓮花生參加了修建工程。蓮花生是密宗大師，以密宗內容與本教的傳統巫術咒法有相似處，能適應吐蕃社會的觀點，取得了成功。

赤松德贊採取佛本共存的辦法，緩和了矛盾，並且最後通過二教辯論，把本教勢力壓制下去，佛教密宗取得了統治地位。以後又以漢地佛教與印度佛教僧徒辯論的方法，經過了三年之久（約自公元七九二年至七九四年）最終，赤松德贊決定以小乘「說一切有部」的戒律為準，禁譯其他宗派戒律，宣布龍樹的「中觀論」是佛法準則。赤松德贊還在拉薩建札葉巴寺，山南建欽浦寺。

赤松德贊死於公元七九七年，由長子牟尼贊普（——公元七九八年）三子賽那累（——

公元八一五年）先後繼位。賽那累建甲德噶瓊寺，大力譯經，三藏經典得以大備。從赤松德贊任僧人爲「却論」，開僧人參政的端緒，至賽那累時，參政僧人地位更高，擔任鉢闡布（大僧人）的名列大論（宰相）之前。賽那累死，由鉢闡布和大論共同商議，立第五子赤祖德贊（可黎可足）爲贊普，藏文史籍常稱他爲熱巴巾。

可黎可足（公元八一五年——八三八年在位）進行了藏文文字規範化，統一譯名，編成譯書目錄，「丹噶目錄」收入書目就有六、七百種，並大力發展佛教，用玉石建佛寺，禮拜僧侶，支持譯經。這些活動在當時條件下，促進了文化的交流和發展，可黎可足主張與唐朝和盟，歷史上有名的唐蕃最後一次舅甥和盟就是在他執政時期。

可黎可足大力興佛，並把軍政大權交鉢闡布貝吉允丹去掌握，加深了與貴族和地方勢力的矛盾，後被謀害，由其兄朗達瑪爲贊普，在大論韋·甲多熱等主持下禁佛：停建佛寺，大昭寺、桑噶寺都被封閉，小昭寺成了牛圈；佛寺壁畫被破壞，有的壁畫塗抹後，在其上畫僧人飲酒作樂圖像；佛像被扔到河裏，大昭寺文成公主帶來的佛像又被埋藏起來；焚毀佛經，少數經籍被埋藏岩洞（後來被掘出稱爲伏藏）；鎮壓僧人，僧徒被迫棄佛歸本，或還俗、或逃亡，此後近百年佛教被禁絕。公元八四九年朗達瑪被刺，吐蕃王室分裂爲兩支，交相混戰，將領擁兵自雄。接着公元八六九年奴隸平民大起義爆發，王朝崩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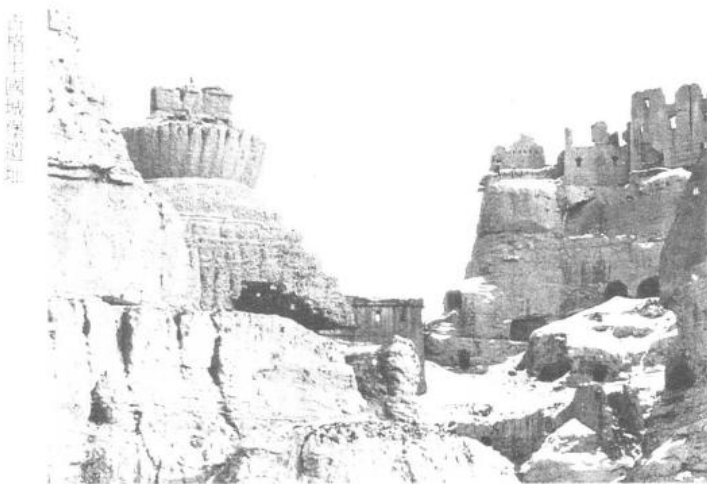
吐蕃時期的佛寺壁畫幾乎全部被毀，而佛教聖地敦煌遺存的中唐（吐蕃佔領時期）壁畫成爲我們瞭解吐蕃早期壁畫的重要寶藏。建中二年吐蕃佔領沙州，一直到大中二年，敦煌在吐蕃統治下，佛教有了進一步發展，石窟興建的規模幾乎直追初唐盛世，又創開鑿大窟的先聲，有名的七佛堂、獨剎神堂都是修建於此時。在造像樣式上，除了繼承前代的多種經變，又增加了新的圖樣。文殊普賢變的繪製，其精美程度達到新的高峰，並且在經變的世俗人物中，出現了吐蕃贊普的形象，使古老的維摩變具有了新的時代氣息。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藏式佛教圖像的出現，敦煌藏經洞保存下來的吐蕃時期的絹幡畫，其菩薩造型和大昭寺殘存壁畫上的菩薩，極其相似，可以相互印證其創作年代大體相同。敦煌吐蕃時期壁畫雖然大部份仍是當地匠師繪製的，但是這時出現了不同於中原傳統的藏式圖像，這一方面是有藏式粉本的



敦煌第一五九窟文殊變



敦煌四六五窟壁畫



傳入，同時也會有藏區的畫師來到敦煌，參加了佛畫的繪製。

敦煌第四六五窟是遺留下來有明確紀年的洞窟，在主室窟門南側有藏文題記：「蕃二十五年全窟建成」（註三）。可黎可足是唯一使用年號按順序紀年的吐蕃贊普，據「唐書·吐蕃傳」：長慶元年（公元八二一年）唐與吐蕃會盟，「兼署彝泰七年」。唐蕃會盟碑上長慶元年、二年、三年，也對照為彝泰七年、八年、九年，由此知道可黎可足的年號是彝泰，公元八二一年為吐蕃彝泰七年。據「布頓佛教史」、「紅史」藏文資料、「賢者喜宴」、「漢藏史集」等記載，可黎可足在位二十七年，此窟建成於蕃二十五年，當即可黎可足在位的彝泰二十五年（公元八三九年）。敦煌第四六五窟在宋以前，被稱為獨剎神堂（見於道真的「臘八遍窟燃燈窟龕名數」卷）（註四），這是一個專畫藏式密宗圖像的秘密堂，它為我們瞭解藏式變相提供了全新認識，過去一直以為雙身或大怖畏的形象出現在後宏期，或者認為這種藏式圖像沒有元代以前作品，但是敦煌第四六五窟的實物，却說明早在公元八三九年以前這種圖像已經形成完整體系。

獨剎神堂是以中間剎心神像為主體的殿堂，窟頂及四壁畫有十二鋪大型變相，主尊塑像已不存，但從密宗佛壇仍可想見藏式主尊原來的布局。窟內壁畫保存基本完整，窟頂為大日如來和四方佛，入門東壁北側為大威神，南壁為庫藏神和天帝釋，其他三壁分別為親近歡長龍王、白鳥天女、馬頭羅茶王、大黑天、大梵天、阿全陀天女、歡喜龍王、拾頭羅刹王、大威了妙色含阿彌王等曼荼羅。從窟頂藻井、大日如來和四方佛，猶可見同時期壁畫之共同特徵。主尊佛像較大居中，兩側為菩薩及其他侍從，與一般顯宗說法圖形式相近，裝飾圖案亦為同時期常見之紋飾。而四壁繪畫以中心主尊與四周化身小圖像組合在一起，形成一種新型變相，是現存最早的密宗圖像，這對於探索藏式密宗圖像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對佛教來說「四大皆空」，一切事物都是虛幻的。但是佛教藝術宣傳空的教義，却不能不利用人間所實「有」的東西，來把人引向對「空」的理解；把本來不存在的表現為現實的具有威懾力的，從而達到神聖的目的。因此，藏族藝術家在獨剎神堂塑造神像，充分發揮了想象力，利用色彩的對比、奇特的造型、眾多的手眼和法器，以及帶有舞蹈性的動態，來組合變形或幻想的形象，以之使人相信可以從它得到驅除魔障，或成就佛性的能力。藝術的處

古格王國紅廟壁畫金剛



古格王國白廟壁畫白度母



理，就像魔術師，把人間的變成了天國的，並且，消除了生理上的不可能：人和獸可組合成神，多頭多足成了常情，伸張的衆多的手臂像張開羽翼一樣合理。土紅與藍色身軀，加強了組合的對立面的區分。張滿的弓弩、抬腿的步伐、曲扭的身軀組合在一起，形成帶有舞蹈性的動作。原來祇能意識到的「神」，現在却成爲可視的形象，並且這些神像又具有無比的威懾力量。在一定的意識上說，它也具有美的屬性。藝術處理使佛教徒也能從中得到寧靜和啓示，宗教藝術在表達神性上，也充分利用了具有感染力的藝術技巧和美感。

古格王國時期寺院壁畫

公元十世紀初葉，藏族進入封建社會，各地封建割據勢力在人口比較集中、經濟比較發達的河谷農業區獲得了發展。在新的經濟關係的促使下，新興封建領主又逐步信奉佛教，建立了一些佛教寺院，利用來維持其統治。這時佛教經過與本教長期鬥爭、吸收、融合，更加具有西藏本地特點，首先是距離吐蕃本部較遠的多康地區，依靠逃亡僧侶延續下來的佛事，得到當地上層的支持，並且出現了著名的意明大師（喇欽·貢巴饒賽），使丹底成爲安多地區的一個佛教中心，王室永丹後裔意希堅贊及其他領主也在衛藏和康藏等地逐漸恢復佛教活動，古格王朝的興起和王朝對於佛事的提倡，是新興封建勢力崇信佛教的代表。

王室歐松的後裔貝考贊公元九二三年被起義軍殺死，其子尼瑪袞帶了三名隨從及一百騎兵，逃到阿里地區布讓地方，與地方官吏女兒結婚，後其第三子德祖袞到象雄地方，由其子柯日建立了古格王朝，逐漸發展成雄據一方的封建勢力。柯日熱心佛事，他把王位讓給兄弟松艾，自出家爲僧，法號意希沃。

意希沃派遣仁欽桑布和瑪·雷必喜饒去迦濕彌羅等地學密宗教法，仁欽桑布（公元九五八年——一〇五五年）以後連續出國，向印度七十五位大師學法，還請來高僧到古格協同譯



古格王國紅廟壁畫裝飾圖案

經，一生共譯十七種經、三十三種論、一百零八種怛特羅(Tantra 密宗經咒)，還有醫藥、文法、工藝等書，並對赤松德贊時譯經進行了校訂。為了方便譯經，意希沃在澤布隆附近仿照桑焉寺修建了陀林寺和一些較小的寺院。仁欽桑布也從克什米爾邀請不少藝術家到古格，其中有些人名見於藏文史籍，遺存的古格寺院壁畫中還可以見到克什米爾風格的作品，都城遺址貢康洞東壁一幅供養伎樂圖，表現十三個項飾瓔珞、臂戴釧鐲的舞伎，手舞足蹈，腰曲身旋，舞伎步履輕盈，裙帶生風，優美的動態使音樂的韻律和歌舞的節奏充滿殿堂。

古格國王松艾死後，由兒子拉德繼位。拉德崇信佛法，王朝派人用重金前往摩揭陀國迎請超岩寺主持阿底峽來古格弘法。阿底峽(公元九八二年——一〇五四年)出身於孟加拉王族，曾先後擔任過十八個寺院主持。他接受邀請於公元一〇四〇年動身，一〇四一年途經尼泊爾，一〇四二年到達古格。這時古格王沃德(拉德長子)為阿底峽舉行了隆重歡迎儀式，當時仁欽桑布已年近九十，在陀林寺會見後，拜阿底峽為師，學習密宗教法。阿底峽講經、譯經、著述，把戒律和密宗教理加以系統化，著「菩提道炬論」，使修持规范化。阿底峽在古格布法三年，於公元一〇四五年去衛藏。阿底峽從印度帶來的度母神像，現仍供奉在聶當寺，這時期印度、尼泊爾藝術影響了一些寺院，並且在藏西地區魯克村，形成了一個塑造佛像的中心。

古格大肆興佛，成為藏區一個新的佛教聖地。公元一〇七六年古格王孜德(沃德子)在陀林寺舉行了紀念阿底峽去世的法會(火龍年法會——丙辰)，這次法會實際上是藏區復興佛教不久舉行的一次各地區教徒的代表會。可能就是在這期間或其後不久，在白廟繪製了沃德會見阿底峽的大型壁畫，壁畫生動地描繪了公元一〇四二年舉行隆重歡迎儀式的盛況，年青魁梧的古格王沃德，着黃色衣冠，右手微舉，面向阿底峽和顏悅色表達仰慕之情；阿底峽着紅色袈裟，合十傾聽，態度嚴謹；兩旁各種衣冠裝束的僧俗，在隨同阿底峽接受古格王的會見，壁畫表現了在宮內沃德王與阿底峽及其隨從歡聚一堂，興高彩烈的場面。人物的描繪是寫實的，雖然技法顯得拘謹，但是很富有質樸的鄉土氣息。這一佛事活動畫面，真實地反映了古格王國當時已形成為藏區一個佛教文化中心的現實。

始建於十世紀下半葉的古格王國都城，廢棄於十七世紀上半葉，遺址中保存較好的佛殿